



岐阜大学機関リポジトリ

Gif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量把的网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岐阜大学地域科学部 公開日: 2022-01-31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橋本, 永貢子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99/22100

试论量词“把”的语义网络

桥本 永贡子

(2007 年 12 月 21 日受理)

On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the Classifier “ba(把)”

Ekuko HASHIMOTO

○ 引言

本文从动态变化的角度对量词“把”的用法进行考察。

关于“把”的意义和功能，已经有人做过一些研究。历时观点的有刘世儒（1965）、王绍新（1992）、陈颖（2003），共时观点的有何杰（2001）、萧国政（2004）等。这些研究概括了“把”的古今的各种用法，并揭示了一些“把”和名词性成分之间的选择规律。但是，结合历时与共时的现象来探讨量词发展的机制还不够充分，跟“把”组合的几种名词性成分之间的联系也还没弄清楚。

- 1) 叔华捧了一个茶盘进来，盘上放一把茶壶和两个茶杯。（巴金《秋》）
- 2) 你要知道，咱们厂一把手的职位还空着，李书记就是一把手了，一把手的话就是法律，圣旨。
- 3) 有一把力气，却没有头脑。

目前，量词“把”最有代表性的功能就是用来数“有把手的器具”。除了例句 1) “茶壶”以外，还有“刀、伞、梳子、勺子、手枪、锄头……”等都用“把”来计数。“把”还可以跟“手”或“力气”等不是“有把手”的名词性成分组合。这些名词性成分跟“有把手的器具”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哪一种是中心性用法，哪一种是边缘性用法呢？

认知语言学认为，“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关系实际上是它对名词代表的概念进行范畴化的反映，因此量词理所当然地成为其范畴化研究的重点之一¹。”本文依照这种观点，从范畴化的视点来具体探讨跟“把”组合的几种名词性成分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其用法扩展的动因和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

下面，我们首先根据以往的研究概括一下量词“把”的历时演变，然后，我们分析

一下有一些名词性成分跟“把”组合的促动因素，最后，探讨一下“把”在语法意义上的变化。本文着重讨论“把”的名量词用法（有些地方也要涉及到动量词的用法），因此文中所说的“量词”指的是名量词。

一 历时演变

众所周知，在先秦两汉时期，计量时要用单位词，计数时却不需要，名词和数词可以直接结合，如：三龟、五服。到了魏晋以后，计数时也在数词后面加上一个成分用来结合名词，后来的语法学家们把这个成分视为“量词”，尽管对量词这一语法范畴的成立时期，学者们的看法还存在着分歧²。“把”作为量词的用法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已有记载，是从它的本义“把握，把持”³演变过来的，表示“有一把之多”。

4) 使在地之火，付一把炬，人从旁射之。（论衡·感虚篇）

这种用法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普遍，人们对“把”的看法逐渐变化，就认为与其说是动词不如说是计“量”的词了。

5) 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吴志·陆逊传）

6) 昔有一猕猴，持一把豆。（百喻经）

例句5)“一把”表示的是用手形成的圈儿大小的量，即对象物横截面的量。例句6)“一把”表示把手当容器时能容纳的量，即对象物的体积量。对象具备细长或细小的语义特征。虽然两者有区别，但都表示用手计量时的量，都是集体量词。“把”作为个体量词的用法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出现。刘世儒（1965）指出，“后来个体量词的用法，显然也就是从这里孳乳出来的。”

到了唐代时出现了个体量词的用法，即用来数“火”。

7) 当风只消一把火，当时柴堆便成灰。（敦煌变文）

8) 每夜平安举火一把，闻警举二把，见烟举三把见贼举烧柴（太白阴经）

“一把火”显然不是“一把所握之火”，准确地说，是“一把火炬”。把“一把火炬”说成“一把火”是因为说话人注重火炬的火，从“火炬”勾勒出了“火”的侧面（profile）。从用词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转喻，就是以部分借代整体。握住的部分虽然有【+集体】，但从火（炬）整体来看是【-集体】。“把”因而具有了个体量词的用法。

到了宋代，才出现了“把”用来数“有把手的器具”的用法。

9) 先买一把勺头，绉一条手巾。(虚堂和尚语录 1018 中)

比如在黑夜里借助火炬找人或找东西的时候，火炬可以算作是一种器具。“勺头”跟“火炬”一样是握着用的器具，所以“勺头”也可以用“把”来计数了。“火(炬)”和“勺头”都有相同的语义特征“握着用的器具”，两者属于同一个范畴里，因而我们认为“把”这个用法的扩张动因也是转喻。

一般来说，书面语比口语守旧，口语的表达方式不一定能反映当时的文献中。反过来说，如果某个表达方式能找到一个，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这种表达方式当时确实存在。陈颖(2003)在苏轼作品以及《朱子语类》、《景德传灯录》、《全宋词》、《汾阳无德禅师语录》等宋代语料中只找到这一个用例。虽然只有一个例子，但是后来的用例来看，我们估计“一把勺头”之类的说法当时也不会很少。其实，在元代以后的文献中能找到很多“把”跟表示器具的名词组合的例子。

10) 这铡刀不快。许多草几时才铡得完呢。主人家。你可往别处。借一把快铡刀来。
(老乞大新释)11) 我带著你。买些零碎货物去罢。(中略)镊子一百把。(中略)剃头刀子一百把。
剪子一百把。
(老乞大新释)12) 去兖州府奉符县前，开个卜肆，用金纸糊着一把大阿宝剑，底下一个招儿，写道：
(警世通言)13) 来人去门首看时，只见两扇门关着，一把锁锁着，一条竹竿封着。(警世通言)

我们暂且把跟“把”组合的名词性成分的语义特征认定为“握着用的器具”。理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锁”带有把手的说法。另外“算盘、尺子”也用“把”来计数，虽然它们也是没有把手的器具。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用手握着使用这些器具的情况倒是很多。反过来，“茶壶”等有把手的器具，理所当然地是“握着用的器具”了。从这个观点来说，语义特征“握着用的器具”比“有把手的器具”更合适。有一些研究文献和工具书认为量词“把”最基本的用法是数“有把手的器具”。这种看法在研究汉语量词的体系时，很有启发，我们将在第三节讨论。

二 某些名词性成分的扩张和其动因

有一些跟“把”组合的名词表示的事物并不是“握着用的器具”。这一节我们要探讨一下“把”是怎样获得了某些名词的专用量词的地位。

1. 手

一般来说，“手”的专用量词是“只”，但是当“手”用来表示“擅长某种技能的人或做某种事的人”时，就用“把”来数。

14) 论下棋，他还真是一把手呢。

15) 金花和银花，她们种棉花可是两把好手。

这种用法在一定的语境中会产生语义变化，能够表示出位次的意思⁴。这种用法现在相当流行。

16) (=2) 你要知道，咱们厂一把手的职位还空着，李书记就是一把手了，一把手的话就是法律，圣旨。

那么，这种“掌握某种技能或权力的人”为什么要跟“把”组合呢？我们在这个组合里能看出汉语对技能或权利的认识，即“手”对个体量词“把”的选择，表示说话人认为技能或权力可以比作“器具”，如例句 17) 18) 所示，“手”可以换成“刀”“伞”等器具。换句话说，“一把手”的说法反映了“技能或权利是生活以及人生中可以利用的器具”这一看法。

17) 有了这样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下面单位的调整，计划的执行等等，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北大语料库）

18) 就你这把手，干什么，什么不能。

17)' 有了这样的三把刀，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18)' 就你这把伞，干什么，什么不能。

14)15)的“手”本身是隐喻，用“手”来比喻技术、能力。量词“把”数“握着用的器具”到数“手”的扩张动因，如上所述，也是隐喻。因此，只有“手”在表示抽象意思时，“把”才能成为“手”的专用量词。

2. 椅子

在现代汉语中“椅子”是用“把”来计数的。但古代汉语里除了“把”以外，还用“张”来数椅子。我们利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古代汉语语料库（从周代到民国时代的语料）进行了检索。结果发现，“椅子”跟量词“把”组合的用例有 118 条，跟量词“张”组合的有 147 条。“把”和“张”的使用比率约为 5 : 6，“张”的使用稍微多一些⁵。

我们还对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把”和“张”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作品中数椅子有时候用“把”，有时候用“张”。

- 19) 严贡生送了回来，拉一把椅子坐下；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叫了来，吩咐道：
 20) 公孙听罢大惊，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间，把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
 21) 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这里坐着，看着这一个管子。这管子满了，你就倒出来收了，让他们再丢。”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他也在旁边看。
 22) 第二日清早，卜诚起来，扫了客堂里的地，把囤米的折子搬在窗外廊檐下；取六张椅子，对面放着，叫浑家生起炭炉子，煨出一壶茶来
 23) 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
 24) 管家看见中间悬着一轴稀破的古画，两边贴了许多的斗方，六张破丢不落的竹椅，天井里一个土台子，台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边就是篱笆门。

从上面的例句中可以看出，用“把”的例句 19)–21)描写的是一个人正在进行的动作，而用“张”的例句 22)–24)描写的是场面的布置。虽然 22)“六张椅子”的前面有动作动词“取”，但其动作性没有 19)–21)那么明显。例如，20)“取”前有状语“忙”，22)“取”前没有状语，在后续句中却有表示状态的“着”。换句话说，前者动态性强，后者动态性弱。

下面的例句也值得注意。

- 25) 荀进士叫长班抬开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见王惠须发皓白，走进门，一把拉着手说道：“年长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寻常同年弟兄。”

在这个句子中，“(一)把”表示动作的次数，是动量词。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有些怀疑例句 19)–21)的“(一)把”是不是名量词呢？即使它们是名量词，还保留着有一些动态语义，在用法上跟“张”不完全一样。

在现代，作为椅子的专用量词“张”几乎被“把”淘汰，尽管我们还没弄清其具体的淘汰过程。但在日常生活中，像 19)–21)所描述的那样，握住椅子拉、取、扯、…的情况非常多。或许是这样的动态性反复地出现使“椅子”选择了跟“把”的组合。那么，“椅子”也跟“刀、伞、梳子、勺子、手枪、锄头……”一样，是“握着用的器具”吗？显然不是。因为“椅子”握着搬过来以后，一般很少再挪动或移动。这跟“刀、伞、梳子、勺子、手枪、锄头……”不一样。“刀、伞、梳子、勺子、手枪、锄头……”等是【+器具】，用起来不得不将其移动。由于有这样的异同存在，我们认为“椅子”选择“把”

作为专用量词的途径，跟其他器具类名词不一样，是从动量词“(一)把”转变过来的。“椅子”选择“把”作为名量词的动因，是把动量词看做了名量词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

3. 力气、劲儿

“把”从动量词转为名量词的用法不仅限于“椅子”。我们认为“把”和“力气、劲儿”的组合也源于“把”的动量词用法。

邵敬敏(2007)根据跟“把”组合的动词的语义特征，对“把”的动量词用法进行了分析。邵文把带“一把”的动词分为四类：

- a. 必须用手来进行的动作。例如：抓、拉、推、扯、捏……等
- b. 可以用手，也可以不用手来进行的动作。例如：帮、赌、玩、赚、练……等
- c. 基本上跟手无关，但跟人有关的及物动作。例如：猜、说、叫、学、蒙……等
- d. 不及物动词和部分性质形容词。例如：笑、哭、痴、醉……等

其中，b类动词组合的“V一把”除了具有a类有的【+快速】【+短暂】的语义特征以外，还有【+整体】的语义特征。

26) 我爸爸常常唉声叹气，说生意难做，人难做。埋怨没个儿子帮他一把。

(北大语料库)

27) 中国队轻松练一把。(同上)

虽然邵文没提到，但“出一把力”“努一把力”的语义跟b类动词组合的“V一把”很相似。

28) 我所求的是让荒了的沙滩绿起来，为群众过好日子多出一把力!(北大语料库)

29) 只要再努一把力，中国就有可能在世界生物农药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同上)

30) 表示今冬再加一把劲，力争取得更好成绩来回报厚爱中国篮球事业的柳州人民。

(同上)

假如28)–30)的“把”是名量词的话，那么“一把力”的意思就是“一把所握之量”的力气。但是这种解释不如“跟b类动词组合的动量词具有的【+快速】【+短暂】【+整体】”的解释有说服力。因此，我们认为“力气、劲儿”前面的“把”是从动量词演变过来的。在语境中受到“重新分析”，“把”就成了“力气、劲儿”的专用量词了。

31) (=3) 有一把力气，却没有头脑。

32) 除了两把力气，他真是一无所有。

4. 其他名词

“骨头、鼻涕、泪、年纪……”等名词一般不跟“把”组合，而跟其它量词组合，或一般不跟量词组合，如果用“把”来数这些名词表示的事物，就成了隐喻的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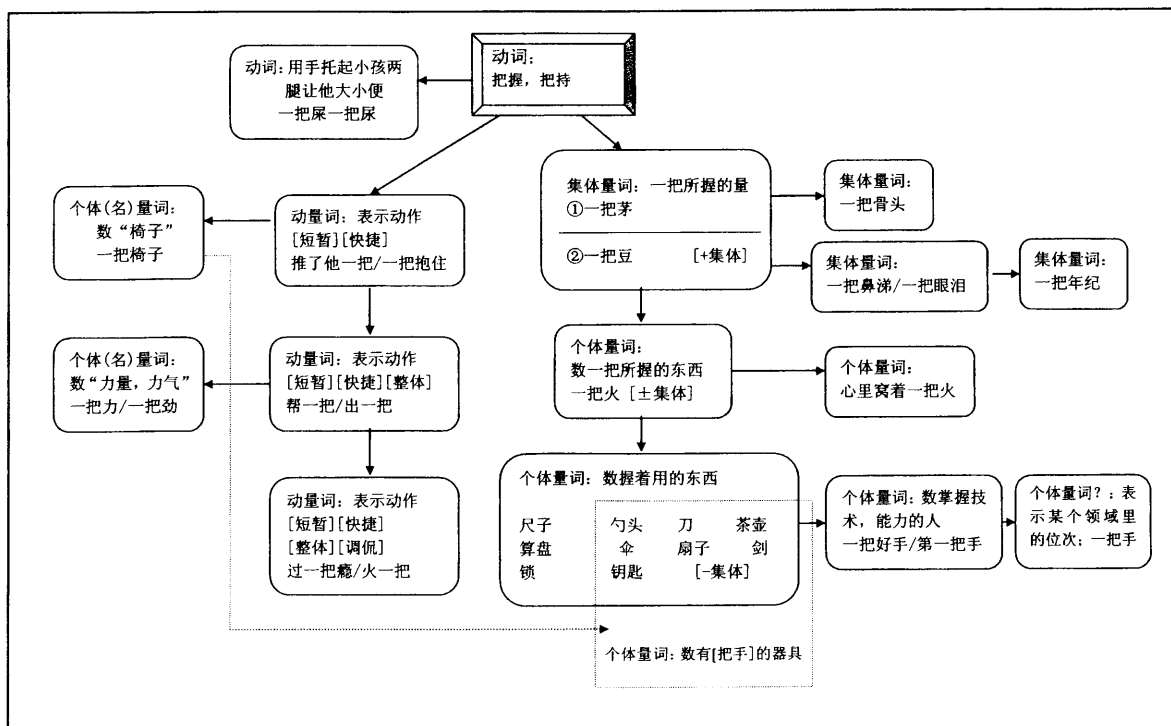
- 33) 人太瘦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 34) 于是过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 35) 再说我们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怎好，上那年轻人去的地方？

人的身体里有很多“骨头”，仅用一只手是不能全部握住的。因此用“把”来数“骨头”是表示一个人非常瘦。与“骨头”相反，“鼻涕”“泪”跟“把”的组合则表示量多。因为“鼻涕”“泪”通常是一滴一滴地，一行一行地流。说成“一把所握”的“鼻涕”“泪”，显然是一种夸张。“一把年纪”也表示年纪之大。“年纪”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不见，我们便常常把它看做是有形的实体，即将其看做可以用手抓住的东西，以便了解它。这种认知活动是认知语言学所说的“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

“骨头、鼻涕、泪、年纪……”等名词虽然经常它们和“把”一起出现，但是“把”却不是它们的专用量词⁶。

三 考察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把跟量词“把”组合的几种名词性成分之间的相连归纳如下：



根据这个相连，即语义网络，我们可以指出下面三个看法。

第一，量词“把”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形成一个辐射状范畴(radial category)，范畴的中心是动词。我们在引言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把茶壶”和“一把手”“一把力气”究竟有什么联系？从上面的网络中可以看出，“一把茶壶”和表示位次的“一把手”是通过隐喻“掌握技术，能力的人”相连。而“一把力气”和“一把茶壶”“一把手”则是经过两个阶段的动量词用法才相连。因为关系不近，共同点也不容易被发现。然而它们还是具有相同的语义特征，即跟【把握】有关。

第二，量词“把”用法的扩张有三种途径。一种是名量词中的集体量词到个体量词的演变。就是从“一把茅”“一把豆”等用来表示“一把所握的量”到“一把火”，以及“一把刀”等用来计数“握着用的器具”的演变。演变时的促动因素是转喻。另一种是具体事物的个体量词到抽象事物的个体量词的演变，如“一把刀”到“一把手”。演变的动因是隐喻。还有一种是从动词到量词，或从动量词到名量词的演变。语法化理论认为：虚词是从实词演变过来的。现在的量词“把”是从具有“把握、把持”意思的动词“把”演变过来的。在以动词为起源的语义网络中，动量词到名量词的变化，是一种虚化。这种词类的变化通过在语境中重新分析而获得实现。

第三，量词的代表性用法与范畴的中心不一致。在我们看到的工具书和文献中，量词“把”的第一个义项的解释差不多都是“用于计量有把手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量词“把”和共现的名词性成分所形成的范畴的中心。而且，为了满足这第一个义项的解释，“椅子”被理解成了“有把手的器具”，反而“算盘、尺子”被赶走了，它们只好被视为“有类似把手的器具”。就范畴整体来说，推动范畴扩大的动力是【把握】这一功能性语义特征，而不是【把手】这一形态性语义特征。尽管如此，量词“把”一般仍被认为是把【+把手】为原型(prototype)⁷形成的一个范畴。这是范畴扩张的结果，是导致了原型的迁移。那么，从功能性语义特征【把握】到形态性语义特征【把手】的迁移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节所述，历时研究表明量词出于表明事物数量的需要，是作为狭义“量词(quantifier)”而发展的。就“把”来说，它作为量词的第一步是表示所把握的量的，是狭义的“量词”。但现在它的第一个义项的解释是表示后面名词所示事物的一个形态性特征，相当于一般语言学中所说的分类词(classifier)⁸。作为分类词的意义放在第一个义项中解释，说明汉语对广义量词的认识有了变化，即，量词这一语法范畴的典型成员是个体量词而已不是狭义的“量词”。由于人们重新认识到汉语广义量词的语法范畴中心是个体量词，才把可以看做是“有把手”的椅子放在第一个义项中，而把不能看做是“有把手”的“算盘、尺子”放在第二个义项中。

狭义的“量词”是计量时必需的基本单位，它在语言系统里没有分类词的印欧语里也有。然而分类词不是计数时所必需的，它的功能是对名词所表示的事物进行分类。量词指向数词，分类词指向名词。因而“量词”和分类词在语法结构上也不一样；前者是[数词+量词|名词]，后者是[数词|分类词+名词]。如果我们承认后者的分析，就比较容

易理解“我们是个学生”这类句中数词脱落等其他现象。这些有待于今后广泛研究来验证。

《 註 》

- 1 张敏 (1998) p. 71
- 2 汉代说有向熹 1993, 魏晋南北朝说有太田 1958、王力 1989、刘世儒 1965, 唐代以后说有贝罗贝 1998、石·李 2001 等
- 3 《说文》; 把, 握也
- 4 “一把手”的这种用法已经固定下来, 相当于一个名词, “把”好像是它的一部分。
- 5 另外我们也对“交椅”和“太师椅”所用的量词进行了检索。“交椅”用“把”的例句有 77 例, 用“张”的有 40 例。“太师椅”用“把”的例句有 35 例, 用“张”的有 15 例。“把”的使用大约是“张”的一倍, 这与“椅子”的情况完全相反。也许是椅子的形态跟量词的选择有关。
- 6 另外, “尿”“屎”也跟“把”组合而表示养育孩子困难。
 - 她们的父母去世早, 是她又当姐又当妈, 一把屎一把尿把妹妹拉扯大的。(北大语料库)
 动词“把”除了“用手握住”以外, 还有几个引申义, 其中一个是“从后面用手托起小孩儿两腿, 让他大小便”(《现代汉语词典》)。上例的“把”就是这个意思; 一会儿把屎一会儿把尿, 而不是从“用手握住”的意思直接演变的。

也有一些例子和表示养育孩子困难的语境无关。

 - 祁观察到任之后, 看了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像个猴儿抓着了一把屎的一般, 那里摆布得来? (九尾鱼)
 - 太太一眼看见, 上前就一把揪住, 把他揪到马子跟前, 揭开马子, 抓了二把屎尿, 抹了他一脸一嘴, 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儒林外史)
 这些例子中的“(一)把”指着“一把所握的量”, 不是“尿·尿”的专用量词。
- 7 何杰 (2000) 表明“量词‘把’的语义由名词‘把儿’或‘把手’转义而来。”
- 8 日语也有类似的情况。饭田 (1999) 的研究认为, 日语量词是根据名词的语义特征选择的。其特征的优先顺序是: 有生性 > 属性·功能特征 > 形态特征 > 具体性。但是不少日本人认为量词最典型的作用是根据物体的形态来分类名词的。

《参考文献》

- 飯田 朝子 1999 『日本語主要助数詞の意味と用法』東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
- 太田 辰夫 1958 『中国語歴史文法』江南書院

- 贝罗贝 1998 〈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一辑 pp.99-122 商务印书馆
- 陈保存·陈桂成等 1988 《汉语量词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陈 颖 2003 《苏轼作品量词研究》巴蜀书社
- 刘 世儒 1965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
- 何 杰 2001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民族出版社
- 吕 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 邵 敬敏 2007 说“V一把”中V的泛化与“一把”的词汇化 中国语文第1期 14-19
- 石毓智·李 讷 2001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 绍新 1992 〈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隋唐五代汉语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郭 锡良 1984 〈从单位名词到量词〉《文科园地》7 (据《汉语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89 《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 向 熹 1993 《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 萧 国政 2004 〈汉语量词“把”的意义, 分类及用法〉《江汉大学学报》第1期 (据《汉语语法的事实发掘与理论》)
- 宗 守云 2007 从范畴化过程看量词“副”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 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21-32
- Hopper, P.J & Traugott, E.C 193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提要 》

本文从范畴化或语法化等动态变化的角度来对量词“把”的用法进行考察而揭示它的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work)。量词“把”是从“把握, 把持”意思的动词演变过来而形成一种辐射状范畴的。量词“把”用法的扩张途径有三种: 从动量词到名量词, 从集体量词到个体量词, 从具体事物的个体量词到抽象事物的个体量词。量词的代表性用法与范畴的中心不一致。这反映着在语法化过程中汉语对量词的认识有变化。